

十二太保劫香车



謝學秦整理

责任编辑 安 宁

封面设计 伊德元

插图 程宝泓

十三太保劫雪车 谢学森 整理

海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武 汉 书 刊 发 行 联 合 公 司 发 行
湖 北 黄 石 日 报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2/16 印张9.5

1985年4月第一版 1985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10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62·7 定 价 1.50元

十三太保劫香车

目

录

- 第一回 冒名顶替刁奴陷主
李代桃僵凌员逐侄 (8)
- 第二回 才离虎口又进狼窝
欲除烦恼复生是非 (11)
- 第三回 曹殿臣获救出囹圄
侯天璧弃职走他乡 (13)
- 第四回 逐弱女大士怒毙山林虎
惩奸邪英雄威震太平擂 (16)
- 第五回 双凤亭巧擒弼马温
芙蓉宫喜获白玉剑 (22)
- 第六回 二女成婚假凤虚凰
一子受责真枪实弹 (26)
- 第七回 山精逞凶西校场
曹玉夜探四夷馆 (30)
- 第八回 定国全凭智谋广
安邦何需百万兵 (35)
- 第九回 醉眼朦胧郡马失态
想入非非侯爷丧命 (37)
- 第十回 乱石山英雄暂避难
真定府豪杰巧劫狱 (42)
- 第十一回 义士返里重建康家庄
海贼上岸二打定海楼 (46)
- 第十二回 闻过则改祸去福至
知恩图报喜尽忧来 (50)
- 第十三回 一双妙龄女贤遇迥异
两个俏郎君忠奸分明 (53)
- 第十四回 十美游行轰动大街小巷
一人骂贼引出前因后果 (59)
- 第十五回 思君情切窗前错认夫
得意忘形途中吐真言 (62)
- 第十六回 假法师生擒假妖怪
无辜女误施无形钉 (66)
- 第十七回 芙蓉女巧使绝命掌
玉美侠妙用阴阳拳 (70)

陈树棠 口述
李少霞 整理
谢学葵 整理
杨永清 记录

内 容 提 要

- 第十八回 巾幗戏裙钗 姊妹结金兰
镖头斗老道 舅甥遭毒手 (74)
- 第十九回 探王府义士寻仇敌
闯密室侠女盗药丸 (79)
- 第二十回 至诚郎至诚感天地
痴情女痴情付流水 (83)
- 第二十一回 九老三雄战回龙
十三太保劫香车 (87)
- 第二十二回 岭前鏖兵李安国败绩
寨下斗将祝凤仪授首 (91)
- 第二十三回 中途邂逅七龙失机
狭路相逢五鬼寻衅 (95)
- 第二十四回 同根异果兄妹陌路
对面不识夫妻同科 (99)
- 第二十五回 曹状元巧开文章锁
左探花喜入银屏宫 (103)
- 第二十六回 技压群英榜眼论蛟黄
语惊四座駉马说纲常 (107)
- 第二十七回 为父鸣冤孝女叩闾
代天巡狩钦差出京 (111)
- 第二十八回 争水源两姓械斗
吃官司一村负屈 (117)
- 第二十九回 李家佑栽赃害嫂
张玉珍拦马告叔 (121)
- 第三十回 探崔庄窥破机关
审恶奴揭开隐情 (126)
- 第三十一回 阳谷城山贼闹县衙
景阳岗尼僧戏钦差 (130)
- 第三十二回 酒楼索宝樊文贵擒敌
匪窟要案康金柱拜山 (135)
- 第三十三回 老义士无计诛仇
活神仙有术回春 (140)
- 第三十四回 山寨比武众犯落法网
行辕计议群雄探东昌 (146)

明朝天启年间，权奸当道，朝政日非，朱姓藩王，均觊觎皇位。广平王朱超，强征民间美女，置香车，进献皇室，企图惑乱朝纲。十三太保劫香车，救出被难弱女。故事曲折，情节生动，一卷在手，爱不忍释。

十三太保劫香车

陈树棠

口述

李少霆

谢学泰

整理

杨永清

记录

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

D 286007

十三太保劫香车

目

录

- 第一回 冒名顶替刁奴陷主
李代桃僵凌员逐侄 (8)
- 第二回 才离虎口又进狼窝
欲除烦恼复生是非 (11)
- 第三回 曹殿臣获救出囹圄
侯天璧弃职走他乡 (13)
- 第四回 逐弱女大士怒毙山林虎
惩奸邪英雄威震太平擂 (16)
- 第五回 双凤亭巧擒弼马温
芙蓉宫喜获白玉剑 (22)
- 第六回 二女成婚假凤虚凰
一子受责真枪实弹 (26)
- 第七回 山精逞凶西校场
曹玉夜探四夷馆 (30)
- 第八回 定国全凭智谋广
安邦何需百万兵 (35)
- 第九回 醉眼朦胧郡马失态
想入非非侯爷丧命 (37)
- 第十回 乱石山英雄暂避难
真定府豪杰巧劫狱 (42)
- 第十一回 义士返里重建康家庄
海贼上岸二打定海楼 (46)
- 第十二回 闻过则改祸去福至
知恩图报喜尽忧来 (50)
- 第十三回 一双妙龄女贤遇迥异
两个俏郎君忠奸分明 (53)
- 第十四回 十美游行轰动大街小巷
一人骂贼引出前因后果 (59)
- 第十五回 思君情切窗前错认夫
得意忘形途中吐真言 (62)
- 第十六回 假法师生擒假妖怪
无辜女误施无形钉 (66)
- 第十七回 芙蓉女巧使绝命掌
玉美侠妙用阴阳拳 (70)

陈树棠 口述
李少霞 整理
谢学葵 整理
杨永清 记录

内 容 提 要

- 第十八回 巾幗戏裙钗 姊妹结金兰
镖头斗老道 舅甥遭毒手 (74)
- 第十九回 探王府义士寻仇敌
闯密室侠女盗药丸 (79)
- 第二十回 至诚郎至诚感天地
痴情女痴情付流水 (83)
- 第二十一回 九老三雄战回龙
十三太保劫香车 (87)
- 第二十二回 岭前鏖兵李安国败绩
寨下斗将祝凤仪授首 (91)
- 第二十三回 中途邂逅七龙失机
狭路相逢五鬼寻衅 (95)
- 第二十四回 同根异果兄妹陌路
对面不识夫妻同科 (99)
- 第二十五回 曹状元巧开文章锁
左探花喜入银屏宫 (103)
- 第二十六回 技压群英榜眼论蛟黄
语惊四座骝马说纲常 (107)
- 第二十七回 为父鸣冤孝女叩闾
代天巡狩钦差出京 (111)
- 第二十八回 争水源两姓械斗
吃官司一村负屈 (117)
- 第二十九回 李家佑栽赃害嫂
张玉珍拦马告叔 (121)
- 第三十回 探崔庄窥破机关
审恶奴揭开隐情 (126)
- 第三十一回 阳谷城山贼闹县衙
景阳岗尼僧戏钦差 (130)
- 第三十二回 酒楼索宝樊文贵擒敌
匪窟要案康金柱拜山 (135)
- 第三十三回 老义士无计诛仇
活神仙有术回春 (140)
- 第三十四回 山寨比武众犯落法网
行辕计议群雄探东昌 (146)

明朝天启年间，权奸当道，朝政日非，朱姓藩王，均觊觎皇位。广平王朱超，强征民间美女，置香车，进献皇室，企图惑乱朝纲。十三太保劫香车，救出被难弱女。故事曲折，情节生动，一卷在手，爱不忍释。

和尚挨了曹玉一阴阳拳，往后直退，口里喊道「阿弥陀佛，出家人认输了。」





高天宝前额挨了一掌，后脑袋撞在柱子上……就起不来了。



岳文忠大喝一声：「看枪！」李安国「啊呀」一声，头盔被挑飞了。

玉面狐返老还童膏齐二兄：「嘿嘿嘿，哎呀，坎差大人，我劫你是爱你呀……」



十三太保劫香车

谢学秦整理

第一回

冒名顶替 刁奴陷主
李代桃僵 废员诬侄

这部书名叫《十三太保劫香车》。

哪十三太保？他们是：神力太保康金柱，玉面太保燕双飞，有求必应龚天雷，赛潘安洪元豹，金翅大鹏满天飞，飞天独鹤鲍春，飞天鹞子古冬来，闪电扯霍鲁天培，跟风走神行易道光，巧手童子岳和，一支仙鹤骆昌松，双美侠施荣，风流太保陆平贵。

燕双飞的父亲镇北王燕正国远征边疆，中计被困在狮驼岭。国丈刁发公报私仇，诬奏燕正国叛国投敌。朝廷不明真相，命将燕家老小系狱待审。三国舅刁腾豹奉旨回平阳，改“系狱待审”为“抄斩满门”。十三太保在九老英雄和三大奇侠蓝啸的协助下，大闹平阳，杀了平阳侯刁腾豹，救出燕双飞之母洪氏王妃、义弟燕林。这一闹事闹得不小，所以，蓝面天王蓝啸叫十三太保暂时找地方避一避风头，待国家用人之时，再出来为国效劳。于是，众人分手各去。

赛潘安洪元豹、双翅燕燕林、玉面太保燕双飞、宝刀手孟超、仁义侠白义，带领白秀娥、崇文香、孟京娘，一起到河南崇家寨，投奔隔山打牛崇文豹。燕双飞准备在那里完婚。邂逅仙子张宏、散淡仙子李桂本来要神力太保康金柱去二仙庄完婚，但康金柱惦记文德茂，放心不下，要回原籍家乡去看看。老人觉得有理，康金柱就带着飞天鹞子古冬来、金翅大鹏满天飞、有求必应龚天雷、闪电扯霍鲁天培、跟风走神行易道光一同走了。风流太保陆平贵随双美侠施荣单独活动。因为他们要访寻他们的未婚妻。陆平贵的未婚妻是在官张埠被害的曹大人的女儿曹玉莲，施荣的未婚妻是曾经沦落风尘的丁芙蓉，同时，他二人还要到官张埠去祭一祭曹大人。

康金柱一行，在途中听说侯爷刁腾龙在太平庄设擂，选拔护庄教师，护卫皇庄。康金柱说：“既是这样，我们就到白云观登鹤真人上官修那里去住。”满天飞说，“这样吧，我们先到天津卫，后到太平庄去。”这样，他们兄弟就到天津去了。

单说陆平贵、施荣，一路行来，非止一日。这日路经良乡县，施荣感到腹中不道，把包裹交给陆平贵背背，自己去行方便。陆平贵一人背着两个包裹，慢慢地走，边走边等施荣。哪知行不多远，突然听得树林子里“喂！”的一声，从树上跳下来一人。此人面皮微黑，粗眉大眼，年在二旬开外，戴的软头巾，扣的英雄结，穿着靠边打，系着姜黄带。脸上带着愁，衣服有些旧。一跳出来，单刀一亮，喝一声：“喂！来的相公听着！”陆平贵站住，朝他一瞄。那人说道：“告诉你，我乃是拦路之人，你如果有钱，赶快留一半下来；如果没有钱，就把包裹里的衣服留下来；万一包裹里的衣服不值钱，就把身上的脱下来。假若你不答应，那就难怪我无情了！”陆平贵一听，心想：嘿，天地之间，打劫的人，还有这样打商量的，倒是个老实人哪。随即望他一笑，说道：“好办！看来阁下乃是一名义盗，你行劫，还要跟我打商量，看我愿不愿意。阁下想必是有什么为难之事，逼得铤身走险。要知道，爹娘养育不易，师父超拔之难。在这清平盛世，拦路剪径，一旦遇着能为出众，武艺超群之人，将你捉拿，送到地面官府治罪，岂不是辜负了爹娘养育之恩，师父超拔之德，落得遗臭万年！钱，我倒是有，但我希望你走正道，你究竟……？”本来这人是蛮大的劲的，听陆平贵这么一说，赶忙把刀子摔下来了。说道：“相公！实不相瞒，你是明理之人，我今天是头回，乃是出于万般无奈，我也是为朋友。”陆平贵把这话一听，不由得朝他上下打量了一眼，眼睛转了一下。此时，那人等不得了，喊道：“快！”你道怎么？原来他看到后面有人来了，只见一位武生公子，大踏步往这里赶来。陆平贵回头一看，笑道：“朋友，没关系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们兄弟都是好友的，据阁下所言，你是为朋友牺牲自己，铤身走险。可见你这朋友不是等闲之人，跟你的感情想必很厚。请问，你这个朋友有什么困难，逼得你做出这种事来呢？”那人说：“相公，你问这些……”“哎，坦白说，包裹中有的是银两，只要你说得清，道得明，这个朋友可交，我愿意解囊相助。究竟你这个朋友姓甚名谁？是他要你这样做的？还是你出于无奈才这样做的？”施荣上前问道，“什么事？”陆平贵说：“这位朋友为朋友的困难而拦路，我正在问他。看来是一个多义的君子。”“啊，”那人朝施荣一看，见他佩一把握鲨鱼皮鞘的宝剑，十分威武地站在那里，想来必非等闲之辈。就上前抱拳拱

手说道：“公子，既然阁下有此仁德之心，就请公子成全。我这位朋友是一位忠臣之后，可怜他遭害受困，我是为他才如此的呀。”“那他姓甚名谁？”“他乃是河南唐县人氏，是前吏部尚书曹正榜的侄儿，名叫曹殿臣。”陆平贵听了，大吃一惊：“啊，曹公子在哪里？”“因他远地投亲，不幸为恶奴所害，幸亏遇我相救，现困住店房，卧病不起，身上一文无有，累及店家，我实在没法，望公子施以仁德，异日如有机会，自当报你之恩。请二位成全。”陆平贵赶忙抱拳拱手说道：“兄台！小弟感谢你。”“啊！你？”“实不相瞒，我姓陆，叫陆平贵。”“你莫非是大同总兵陆元帅的公子？”“正是。”那人满脸通红，说道：“公子恕罪，我知道你，听曹公子说过，你们是表兄弟。”陆平贵说：“那就麻烦你，引我们去他那里。”“当然，既然与陆公子相遇，你们弟兄应该相见。不过……二位公子莫怪，见了曹公子，千万不要谈起今日之事呀！”陆平贵和施荣感到这人还不错，忙说：“这个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说的。”

陆平贵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的表兄，叫双美伏施荣，是宣化府施元帅的公子。阁下贵姓？”那人说道：“小的就是此地人氏，住在前面白鹤岭，我叫打虎将蒋豹。父母都已去世，家境贫寒，靠打猎为生。”陆平贵问：“你是为何与曹公子相遇的呢？”蒋豹这才把事情缘由从头到尾讲了出来。

原来，曹殿臣的父亲是曹正榜的亲兄弟，名叫曹正贤。自从曹大人在官张坤遇害以后，心中十分悲痛。其妹曹正芳嫁给卸任知府姜铎本为妻，不幸早亡。姜铎本又娶白氏为填房，白氏为人，倒也贤慧。曹氏生下一女，名叫姜云香，自幼与曹殿臣定亲。曹正贤见儿子已成年，命他赴姑父家投亲，早日完婚，就在姜府用心攻读，待大比之年，赴京应试。曹殿臣遵父命，带领书童曹保，前往良乡县姑父家投亲。

这曹保比曹殿臣大一岁，长得很漂亮，自幼在曹府长大，对曹府的一切情况了如指掌。这一天，主仆二人走到离良乡县不远的的一个集镇上，由于天气炎热，口内焦渴，曹殿臣喊道：“曹保！”“公子何事？”“我们在此伙碗茶赶路吧！”二人来到茶馆，茶博士势利眼欺侮人，先泡了一碗好香茶，用的细花瓷碗，送到曹殿臣面前，另外用粗茶碗泡了一碗粗茶，递给曹保。曹保一见，心里很不乐意，喊道：“喂！来，来，来，茶博士！茶博士！”茶博士忙问道：“哦，什么事？大叔！”曹保说：“哎，我

是不是喝茶不给钱哪？”“不，不，你这？”“是呀，那为什么我家公子爷喝的是细茶碗泡的上好香茶，我喝的却是粗茶碗泡的粗茶？你要知道，我和公子爷没有主仆之分，你未免欺人太甚！”“哎哟，大叔，你真怪！”“什么真怪？”“不瞒你说，外面很多人主仆分得很清，公子的茶，我们收费；这一号是下用人喝的，我们不收费。”“哼！你把我当下用人看待吗？”其实，不是内行不开馆，不是好汉不跑堂，打算在路边镇上开茶馆、酒馆，那他就见得多了。茶博士连忙说道：“哎，你这位大哥怎么这么说话？俗话说，人不服侍人是一般大，我们这不过是做买卖。你我都是侍奉人的人，何必要那个面子呢？”曹保一听，气急败坏，举手一巴掌打在茶博士脸上。这一动手，二人就扭打起来。曹殿臣过来喊叫一声：“住手！太无道理！”赶忙与茶博士赔礼：“大哥，奴才无礼，请莫见怪。”转而对曹保喝道：“还不过来与大哥赔罪？出门人，不可惹事生非，叫他再泡一碗也可以嘛，为什么这样要嘛？”曹保忍着气，给了茶钱走路。

曹殿臣一边走，一边对曹保说：“曹保，你我乃是出门人，任何刺心的事，都要忍耐一些。出门人在外，人生地不熟，万一有什么事，终究是强龙难斗地头蛇，何苦吃那些冤枉亏呢？至于别人把我们分上下，已经分了就罢了嘛，话又说回来，你我终究还是主仆关系吵，我不把你当人看待，那是我的事，作为你，应该懂礼节，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……”曹殿臣的话还没说完，曹保就抢着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注意就是了。”

曹保一路上越想越烦：“未必我就不能发迹？如果我一旦发迹，该有的都会有的。俗话说，人无横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。凭良心做事是得不到好处的，我看很多高官享荣华的，都无良心。如果有良心，老大人怎会被害？权奸怎会执政？我看都是害人者居于人上，弱肉强食，社会就是这样的。我为什么这么老实呢？我就不能……嗯，有了，何不如此这般。”

二人行至中途，曹保假装肚子痛，要求公子休息一会。曹殿臣说：“好吧，你准备……”“我去行个方便。”曹殿臣也想休息一会，看见树旁有个树桩，光光溜溜的，是来往行人坐成这样的，曹殿臣刚坐下，曹保就说：“公子，你就靠在这里养养神吧！”话音刚落，只听“呀！”一声惊叫。怎么回事：原来曹保解下裤带，从后面把曹殿臣的颈

子一箍，脚蹬着地猛往后拉。只见曹殿臣翻着眼睛，出不了气，口直张，手直抓，脚直蹬，看看已经无气了。突然，从那边斜角里，有人大吼一声：

“畜生！看你往哪里跑？”曹保一听，看曹殿臣已经断气，慌慌忙忙，拿起包裹就跑了。

这喊的是谁呢？正是打虎将蒋豹。他正在追赶一只小豹子，突然看见一人跑走，吃了一惊，再一看，有一人被绑在树桩上，赶紧过来松了绑，幸好还有一口气，因时间不长，喊了好半天，曹殿臣才慢慢苏醒过来。喊了一声：“好一个黑心的奴才呀！”蒋豹忙问：“啊？公子，这是为什么？”曹殿臣朝蒋豹一看，感动地说：“哎呀，恩公，我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！”蒋豹说：“公子，别伤心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”曹殿臣这才把刁奴如此这般的情况一说，蒋豹听罢说道：“啊！公子，既是这样，好吧，我家房屋窄小，公子不嫌，就到我家暂且居住。你这样无法走啊！”“恩公，我感谢不尽。”蒋豹就把曹殿臣背背，心想，家里太穷，又在山谷里，不方便，干脆把他背到镇上找个小客栈住了下来。

曹殿臣在店中，昏厥过几次，蒋豹又找医生给他治病。没有钱怎么办呢？蒋豹跑回家把几张小兽皮拿去卖了，实在也无其它的东西可卖。找乡村的医生看病，虽说济世活人，多少也要给几个诊脉钱，练药要钱，住店要钱，吃饭也要钱，曹殿臣有时清醒，有时昏迷。这样过了半个多月，店房费欠着，药铺的药也欠着，蒋豹为了照顾他，又不能去打猎。蒋豹急得不得了。心想，只有做点昧良心的事，困难才容易解决些。又一想，这，这怎么象话呢？这不是自甘堕落吗？但愿天保佑，爹娘在天之灵，老恩师原谅，我不是愿意这样做的，而是为了救人救到底，宁可毁了自己，也不能让别人走投无路。他一人在此想了半天。哎，从那边来了，一位文生公子。他躲在树上一瞄，心想，遭孽！是个读书人。这文生公子年轻貌美，身背包裹，想必也是投亲的。如果遇到真正的黑心贼，还不是一下抢了。不过，我不忍心，我抢了他的东西，那位公子得救了，这位公子则会流落他乡，沦为乞丐。这象话吗？蒋豹一想，有了，我去和他打个商量。这才从树上跳下来。

陆平贵听蒋豹说完以后，三人一同来到店房，见了曹殿臣，表兄弟相会，不由痛哭嚎啕，问明了往事，陆平贵说：“表兄，不用着急，我们来说法。”又对蒋豹作了一揖，下了一膝头：“蒋兄，

表兄弟多蒙相救，此恩此德，小弟永不敢忘，请上受我一拜！”施荣也连忙作揖。兄弟俩打开包裹，取出一百两银子，对蒋豹说道：“这留下作店房费，表兄在此好心休养，你也可添点衣物，等兄病愈后，你陪同他一起去看望岳父。我二人要到京都去办点事，转头再来看望你们。”蒋豹答应了。陆平贵、施荣玩了几天，就告辞曹殿臣和蒋豹走了。

二人走后，蒋豹帮曹殿臣做了几套换洗的衣服，曹殿臣的病也慢慢好了。蒋豹说：“我护送你去投亲，见了令亲就好了。”曹殿臣很高兴：“难为大哥了！”蒋豹护送曹殿臣上路，行至离姜家庄不远的地方，蒋豹说：“你先去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曹殿臣来到姜府门前，对家人说：“请问，这就是老爷吗？”家人说：“不错，请问你贵姓呀？”“我乃唐县曹殿臣。”家人一听，都吃了一惊：“呵！你就是曹殿臣？”“是！曹正榜是我大伯。”“既要找，请稍候。”家人进去通报：“老爷！又来了个姑老爷！”这是什么话？怎么又来了个姑老爷呢？姜够本也吃了一惊：“呵？”说声：“好吧，带人出去。”

曹殿臣在门外，见从里面出来一个官员打扮的人，后面跟着两个公差。“相公，你？”“小侄曹殿臣参见岳父大人。”口里喊一声“岳父！”眼泪直下直落。姜够本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是曹殿臣吗？”“正是。”姜够本转脸对两个公差说：“二位上座，不出，就是他。”两个公差说：“嘿！相公，请吧！”“呵？”曹殿臣把袖子一插，将曹殿臣扶住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往外面拖。曹殿臣不知为了何事：“这……”公差拿着棒子打，口里还骂道：“不要装模作样！”姜够本对两个公差说：“二位上座，你们先行一步，我随后就来。”公差答应一声，就把曹殿臣押走了。
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第二回

才离虎口又进狼窝 欲除烦恼复生是非

曹殿臣刚刚死里逃生，一到姜府，就被公差锁拿而去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

姜够本自原配夫人曹正芳去世以后，即娶白家

庄白文礼之妹白文英为填房。白文英生过几胎，均生而不育，所以对姜云香视同己出，非常疼爱。曹正榜在官张垵被害的消息传到姜够本的耳朵里，姜够本觉得这一定是曹大人得罪了春春王滔千岁魏忠贤，魏王权可倾国，曹家再无翻身之日，如果女儿嫁到曹家，恐怕前途堪虞。因此想退掉这门亲事，心想这门亲事要悔也容易，横置曹氏已死，曹家无权无势。他把想法告诉白氏以后，白氏百般劝告他不可背信弃义。姜云香也说：“老人家虽是爱女，但不可昧良心。我与表哥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两家爱好结亲。老人家如今要退婚，怎对得起亡母于九泉之下。再说，舅舅家横遭不测，乃是被奸邪所害。你老人家放心，就是有事也找不到我们姜门来吵！”说得姜够本无言可对，只好暂时不提此事。

事有凑巧，巡按御史张罗先回原籍省亲，顺便看望老同学姜够本。白氏见姜云香刚从白家庄归父家回来，见家中有客，因为是同学，所以并未回避。姜云香向张御史问了安，就随同白氏进后房去了，这张御史见姑娘美貌贤淑，也不问她曾否订婚，回去以后，就央人作媒，为他的儿子张逸求婚。这样一来，姜够本又动了心思。与白氏商量，白氏认为不妥，劝他不要悔婚，另攀高枝。姜够本心想，张御史是魏王千岁的门生，前途未可限量。他的儿子也一定可以发达。如果我的女儿嫁到张家，将来一定享不完的荣华富贵。所以就不听白氏的劝告，收了张家的聘礼。曹门的婚姻还未退。他思，如果求曹家曹殿臣来投亲，就以丫环小梅顶替。于是就对小梅把话说明，认她为义女，叫她不要声张。至于曹殿臣，反正是穷途末路，只要能娶个老婆，量他也不会再找麻烦。

前不久，家人报，“唐县曹公子前来请见。”来的是曹保。他把曹殿臣勒闭口以后，听得蒋豹一声吼叫，吓得背着包裹逃了下来，抢先来认亲。他怕包裹打开，换上曹殿臣的衣服，来到姜府，姜够本只得礼相待。见他举止不俗，又有曹正贤的亲笔信，又有当年的订婚信物，问到曹家情况，他对答如流，就深信不疑了。假曹殿臣说：“小侄遵父命前来与姑父母叩安，准备完婚后，在此攻读，待大比之年，进京赶考，以求取功名。”姜够本说：“好吧，你先去歇息，一切我自安排。”“不知姑母贵体可安？”“啊，啊，她有事到白家庄去了，贵侄不必多礼。”假曹殿臣虽知白氏不是曹殿臣的亲姑姑，但还是这样称呼，以示亲昵。

姜够本到后面对小梅说：“曹公子是有前途的

人，我把你许给他，多给些嫁奁与你，一旦曹公子发迹，你就是一位正式夫人，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。”小梅答应了，内心还感激不尽。

假曹殿臣在美府住了几天，姜够本对他

说：“你大伯不幸遇害，姑父的为人，你是知道的，这样吧，择吉完婚，婚事一切从简。完婚以后，你带着姑娘回原籍改嫁，待大比之年，再赴京求取功名。”假曹殿臣一听，心中自然高兴，心想：我还不愿意在此长住哩！马上结婚都可以。这样，他们就急急忙忙地结了婚。过了几天，因为曹保谋杀曹殿臣的地方，离这里不远，恐怕曹殿臣死了的消息传到这里来，露了机密不好办。又怕曹殿臣万一没有死，找来了就更不好办了。还是早走为妙。所以说要回原籍，免得父母挂念。和小梅商量，小梅也很高兴。于是，姜够本就备了驷马车，送他们上路走了。

假曹殿臣和小梅，在路上走了两天，还未离开县境，就找了一个店房住下。晚上，夫妻备酒对酌，由于高兴，多喝了几杯，酒一醉，说话就没有谱。他对小梅说：“我们不回原籍唐县，另外找个地方，就是不得功名，有你的嫁奁做本钱，做生意，也可以赚大钱。”小梅说：“相公，你终究是宦门之后，是个读书人，怎么不求上进呢？”“唉！怎么不求上进呢？上进也还不是那么一回事？想当官，将来赚了钱，可以用钱买个官当嘛！”小梅一听，“嗯……”心里产生疑窦。先是善言相劝，后是盘问，假曹殿臣慢慢地露了馅，小梅一听，心里气愤：“啊！原来你是曹保！莫非你谋杀了曹公子？”曹保发现说漏了嘴，忙耍赖，“胡说！”继而一想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干脆把话说明：“好吧，事到如今，我对你实说了吧，曹殿臣是我谋杀的，怎么样？事已如此，尽管你是千金小姐，现在已是我的人，木已成舟，愿意成为好夫妻，一切好说，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。否则，别怪我不客气！”

“哎呀，你这个杀人的凶手，你害了我呀！”小梅放声大叫：“救命哪！拿贼哪！”曹保一听，急忙扑过来捂住小梅的嘴，小梅当时就昏过去了。曹保翻窗逃走。店里的人闻声起来，见杀了人，都大吃一惊。幸好小梅还没完全落气，经过灌水、叫喊，小梅悠悠醒转，说明自己是美府的，杀人者是我夫曹殿臣……刚说到这里，就断气了。

地保、乡约报与司官衙，县太爷带刑房作验了尸，派人到美府送信。姜够本赶来，见是小梅被杀，财物被曹保带走。心想：“难道说他晓得这不

是我儿？就是晓得也不该杀丫头呀，好狠心的小凡，真是可恶至极！”于是，就写了状子，指控曹殿臣杀人。这样，这边买棺木掩埋死者，那边派差役捕捉曹殿臣。

恰好就在这时，曹殿臣来投亲。家人报进去，姜够本心想：“好大的胆子！杀了人还敢转来。”就带差人出来，把曹殿臣抓走了。家人明知这个曹殿臣与那个曹殿臣不同，因为曹保在这里住了些时，大家都认识他。但姜够本一口咬定，也就不敢多言了。

曹殿臣被公差推的推，搯的搯，一路上有许多人围观。在路旁站着人，正是打虎将蒋豹。这一下把他弄糊涂啦：“怎么？才分手一会儿，怎么就被抓走呢？这究竟为了什么？”欲想上前拦住问个明白，但一看那架势，不好下地，搞得不好，还会被认为是同党的。只得暗地跟在后，看个究竟。

曹殿臣被押到县衙。县太爷升堂，姜够本递了手本，他过去做过官，县太爷对他很客气：“大人在上，本县这厢有礼！”姜够本令人送上礼品，说：“父台大人不必多礼，废员请安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只因曹殿臣杀害我的女儿，求大人严加审讯。”县太爷即刻升堂，三班衙役，两边侍候，夹棍板子，榔头拶子，五刑一摆，吼叫一声：

“带杀人凶犯！”曹殿臣就被人带了上来，在堂上一跪，口称：“父台大人，学生叩头。”“姓甚名谁？家住何处？”“学生曹殿臣。”“你就是曹殿臣？”“是。”这一下就坏了呀！死者报的就是曹殿臣。因为小梅本来是说“曹殿臣的家奴”的，刚说了“曹殿臣”三个字，就断气了。所以大家都认为杀人者乃曹殿臣。县太爷说：“你为什么要杀害妻子？”曹殿臣莫名其妙：“啊？这……哪有此事？”哼！大胆的曹殿臣，人已被你杀了，还敢抵赖！”姜够本一口咬定，杀人者就是他。“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我安排你们结婚，又陪送了许多嫁奁，有什么对不住你的？即使有不周之处，你也不致于要杀害我儿？”难道姜够本就不知道曹殿臣是受冤屈的吗？头一回来的曹保，与这回来的曹殿臣，容貌各别，未必分不清楚？但他不愿追究，如果一追问，女儿躲不脱，这个婚就赖不掉。所以他一口咬定杀人者就是这个曹殿臣，他的姑娘才好另许张府。曹殿臣欲想分辩，县太爷哪里肯听？喝令衙役将曹殿臣重责四十大板。读书人久病初愈，怎能经得住？硬被打得昏死过去。醒了后又打。县太爷认为他刁顽，喝令大刑侍候。俗话说得有，人心似

铁非是铁，围法如炉才是炉。特别是夹棍，号称五刑之祖，哪怕你是铜打的金刚，铁铸的罗汉，夹棍一上，也要筋断骨折。曹殿臣一文弱书生，如何受得了这种酷刑？所以夹棍一夹，他又昏了过去，醒来时喊道：“天哪！我曹殿臣为何遭此不白之冤呀？”他也不知道，这一定是曹保欺骗了小姐，小姐得知后，斥责了他，他才杀人灭口。曹殿臣也是个情种，他自幼与表妹感情很深，想到既然表妹已死，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？于是就招认了，划了罪，被关进死囚牢。

自从小梅走后，姜府闹得一团糟。姜够本隐瞒得几时？姜云香早知道了，在家与姜够本大吵大闹，几次欲寻自尽，都被继母白氏救了。白氏也责怪丈夫做事不当，白氏劝慰小姐说：“儿呀，只要你志气，日后总有个结果。你等着再说。”哪晓得这一来，姜云香觉得曹殿臣是一个负心之人，因而说道：“这件事不管怎么说，总是儿的不幸。我愿改嫁或削发出家，或当道姑，或当尼姑，也不愿另嫁。”白氏感到她父女之间，老这么闹下去，也不是办法，就与她哥哥白文礼商量，把姜云香送到官府待住一时，避一避，消消气。

白文礼有一女儿，名叫白莲英，今年一十七岁，另有一子，名叫白正茂，年已二十，尚未完婚。这是个不行正道的逆子，不管父母怎样规劝，他只是不听。白氏把云香送到娘家，与舅侄女住在一起，表姐妹倒也十分亲热。

姜够本觉得女儿到白氏娘家去住一些时也好，可以请白家的人劝女儿回心转意，嫁给张府。

这一天，白正茂喝了点酒，由外面踉踉跄跄地回来，先到后面向父母请安问好，然后穿花园回房，看见姜云香在妹妹绣阁的走廊上站着，观赏园中景色。白正茂就向姜云香问道：“表姐妹，你来啦？”“哦，表兄，我来了。”白正茂冬、冬、冬上了楼梯，姜云香很有礼貌地说：“表兄请坐。”“妹妹不在？”“她刚下楼，到舅母那里去了。”白正茂也说：“妹妹，你也坐。”姜云香准各到房中倒茶给表哥喝。白正茂嬉皮笑脸地说道：“哈哈，表妹，你我真是有缘哪！”姜云香一听，心里一惊：“你？”“嘿嘿嘿，妹妹，不瞒你说，我早就喜欢你的。”姜云香一听这话，脸象血液的一般，说道：“表兄，请放尊重些，休出戏谑之言。”白正茂把脸一沉：“唔！怎么啦？告诉你吧，我对父亲说过多次，要娶你娶过来哩。”说着，就向姜云香扑过来。姜云香又急又羞又恨，但又不好

喊，怕惊动了舅母和丫环妈娘。连忙说道：“表兄，放尊重点！”白正茂哪管那些！正在纠缠不清之时，白莲英回来看见，骂一声：“哼！无耻匹夫！”白正茂说：“你，你少管闲事！”白莲英听了，心中怒起，上前打了白正茂一记耳光，骂道：“太无耻！”“哼！好丫头，你敢打我！我……”话未说完，白正茂就滚下楼去了。云香一见，吓得连忙喊：“妹妹……”莲英说：“姐姐，不管他，摔死这个畜生，他太不是人了。”二人赶下楼来一看，白正茂真的摔死了。由于莲英一时气起，口里骂，手就推了一下。白正茂本来就因喝了酒，踉踉跄跄，站立不稳，莲英一推，他一跑，便从楼上倒下去了，恰好落在花瓣上，跌下去就起不来了。姜云香见他断了气，急得无法可想，“这……这怎么办呢？”白莲英说：“姐姐，这事不与你相干，这是哥哥无理，才得此下场。”姜云香说：“这只怪我不该来这里的，弄得表哥这样，妹妹，怎么办？舅母知道了……”说着，吓得哭起来了。白莲英此时反倒很沉着，想了一下，说：“此事爹妈知道了，一定想不通，会责怪你的。这样，你跟我一同到外婆家去避一避。”姜云香此时也无主意，只好依她。二人急忙清理了一包衣物，从后门走了。

白莲英临走时，还给父亲留了一封信。不一会，丫环妈娘发现白正茂已死，赶紧报告白文礼，白文礼心中怒愤：“好丫头！把信一看，才知道是儿子自己找死。心中气愤万分，‘这畜牲死了也好，他若活着，还不知要祸害多少人！’但毕竟还是很伤心，儿子死了，女儿走了，连外甥女也走了。将来姜够本来要人，怎么说呢？派人四处追赶，早已无影无踪。

第二天，又派人找，仍无消息。到外婆家去问，外婆家没有。家人找来找去，在一片桂花林中发现一个包裹，解开一看，认得是姜云香和白莲英的衣服。再往附近搜索，一个家人惊叫一声：“哎呀！不好了。”

第三回

曹殿臣获救出囹圄

侯天璧弃职走他乡

这个家人一叫，那个家人急忙过来一看，发现地上有一滩血迹，可以肯定，白莲英和姜云香出事